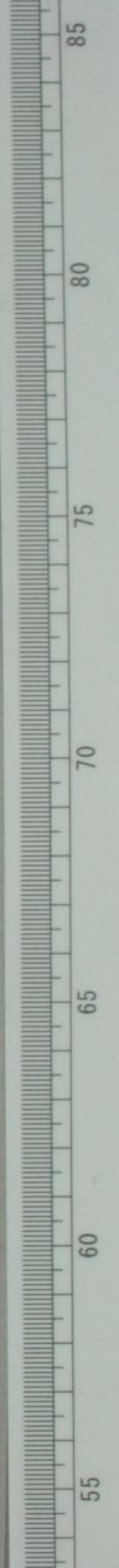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85



文庫 11
D 292
85

卯四景文庫

宋史卷三百四十二

列傳第一百一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華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梁燾

王巖叟

鄭雍

孫永

梁燾字况之鄆州須城人父舊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燾以舊任為太廟齋郎舉進士中第編校秘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久旱上書論時政曰陛下日者閔雨靖惟政事之闕惕然自責

萬曆二十七年刊

丁卯發詔癸酉而雨是上天顧聽陛下之德言而喜其
有及民之意也當四方仰雨十月之久民刻於新法嗷
嗷如焦而京師尤甚闐闐細民罔不失職智愚相視日
有大變之憂陛下旣惠以詔旨又施之行事講除刻文
蠲損緡錢等一日之間歡聲四起距誕節三日而膏澤
降是天以雨壽陛下之萬年感聖心於大寤有以遂其
仁政也然法令乖戾爲毒於民者所變纔能萬一人心
之不解故天意亦未釋而雨不再施陛下亦以此爲戒
而夙夜應之乎今陛下之所知者市易事耳法之爲害
豈特此耶曰青苗錢也助役錢也方田也保甲也淤田
也兼是數者而天下之民被其害青苗之錢未一及償
而責以免役免役之錢未暇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
而復有方田方田未息而迫以保甲是徒擾百姓使不
得少休於聖澤其爲害之實雖一有言之者必以下主
吏主吏妄報以無是則從而信之恬不復問而反坐言
者雖間遣使循行而苟且寵祿巧爲妄誕成就其事至
請通行其法上下相隱習以成風臣謂天下之患不患
禍亂之不可去患朋黨蔽蒙之俗成使上不得聞所當
聞故政日以敝而禍亂卒至也陛下可不深思其故乎
疏人不報內侍王中正將兵出強干賞不以法熹爭之

不得請外出知宣州入辭神宗曰樞臣云卿不肯安職何也對曰臣居官五年非敢不安職恐不勝任使故去耳神宗曰王中正功賞文書何爲獨不可曰中正罔冒僥覲臣不敢屈法以負陛下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爲工部郎中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有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袞冕受冊者燾率同列諫引薛奎諫章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宣仁后欣納又論市易已廢乞蠲中下戶逋負又乞欠青苗下戶不得令保人備償文彥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國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降通判虢州燾言御史持紀綱之官得以犯顏

正論况臣下過失安得畏忌不言哉今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私心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公朝盛事也時同論者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王覲孫升韓川凡七人悉召至都堂勅諭以事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燾又言若論年齡爵祿則老臣爲重若論法度綱紀則老臣爲輕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也不可以大臣鞅鞅而斥去願還舜民以正國體章十上不聽燾又面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駁還舜民制命以爲失職坐詬同列出爲集賢殿脩撰知潞州辭不拜曰臣本論張舜

民不當罷如以爲非卽應用此受斥今乃得以微罪冒
美職守劇郡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直以好惡
示天下矣不報至潞值歲饑不待命發常平粟振民流
人聞之來者不絕燾處之有條人不告病明年以左諫
議大夫召甫就道民攀轅不得行踰太行抵河內乃已
旣到上書言帝富於春秋未專宸斷太皇保佑聖主制
政簾帷姦人易爲欺蔽願正綱紀明法度采用忠言講
求仁術兩宮嘉納焉前宰相蔡確作詩怨謗燾與劉安
世交攻之燾又言方今忠於確者多於忠朝廷之士敢
爲奸言者多於敢正論之人以此見確之氣醜凶赫根

株牽連賊化害政爲患滋大確卒竄新州燾進御史中
丞鄧潤甫除吏部尚書燾論潤甫柔佞不立巧爲進取
不聽改權戶部尚書不拜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鄭州旬
日入權禮部尚書爲翰林學士元祐七年拜尚書右丞
轉左丞蔡京帥蜀燾曰元豐侍從可用者多惟京輕險
貪復不可用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合遂丐去哲
宗遣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燾曰信任不篤
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再至乃言
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公天下之
善惡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牽左右好惡

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以疾罷爲資政殿學士同醴
泉觀使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以寵之力辭改
知穎昌府既出京師哲宗遣中貴諭以復用之旨紹聖
元年知鄆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每起中正之論其
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皆記之以故最後責竟以司馬
光黨黜知鄆州三年再貶少府監分司南京明年三貶
雷州別駕化州安置三年卒年六十四徙其子於昭州
徽宗立始得歸燾自立朝一以引援人物爲意在鄂作
薦士錄具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
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至位執政八年
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其好賢樂善如此

王巖叟字彥霖大名清平人幼時語未正已知文字仁
宗患詞賦致經術不明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舉省
試廷對皆第一調藥城簿涇州推官甫兩月聞弟喪棄
官歸養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以爲賢辟管勾國子監
又辟管勾安撫司機宜文字監晉州折博煉鹽務韓絳
代琦復欲留用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
也士君子稱之後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
人爲訟巖叟捕撻於市衆皆竦然定平呂公著歎曰此
古良吏也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

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
哲宗卽位用劉摯薦爲監察御史時六察尚未言事巖
叟入臺之明日卽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
不可以小利失民心遂言役錢歛法太重民力不勝願
復差法如嘉祐時又言河北權鹽法尚行民受其弊貧
者不復食錄大名刻石仁宗詔書以進又以河北天下
根本自祖宗以來推此爲惠願復其舊江西鹽害民詔
遣使者往視巖叟言一方病矣必待使還而後改爲恐
有不及被德澤而死者願亟罷之又極陳時事以爲不
善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致時下

詔求民疾苦四方爭以其情赴愬所司憚於省錄頗成
壅滯巖叟言不問則已言則必行之不然天下之人必
謂陛下以空言說之後有詔命孰肯取信李定不持所
生母仇氏服巖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宰相蔡確爲裕
陵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巖叟言陛下之立以子繼
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
自伐章惇讒賊狼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蓋與確等近
簾前爭後法詞氣不遜無事上之禮今聖政不出房闥
豈宜容此大姦猶在廊廟於是二人相繼退斥遷左司
諫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巖叟

卽繳錄黃上疏諫旣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巖叟請對
言之益切退就閣上疏曰臣爲諫官旣當言承乏給事
又當駁非臣好爲高論喜忤大臣恐命令斜出尤損紀
綱疏凡八上命竟寢又言三省胥吏月饗厚奉歲累優
秩而朝廷每舉一事輒計功論賞不知平日祿賜將焉
用之姑息相承流弊已極望飭勵大臣事爲之制卽詔
裁抑僥倖定爲十七條遷侍御史兩省正言久闕巖叟
上疏曰國朝倣近古之制諫臣纔至六員方之先王已
爲至少今復虛而不除臣所未諭豈以爲治道已清而
無事於言邪人材難稱不若虛其位邪二者皆非臣所

望於今日也願趣補其闕多進正人以壯本朝正人進
小人自消矣諸路水災朝廷行振貸戶部限以災傷過
七分民戶降四等始許之巖叟言中戶以上蓋亦艱食
乞毋問分數等級皆得貸庶幾王澤無間以召至和矣
坐張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請
河北所言鹽法行之京東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嘗侍
邇英講進讀寶訓至節費巖叟曰凡言節用非偶節一
事便能有濟當每事以節儉爲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
饒讀仁宗知人事巖叟曰人主常欲虚心平意無所偏
係觀事以理則事之是非人之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

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爲更有德蓋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逾已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二罔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絕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說此人主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

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已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巖叟日侍講奏曰陛下退朝無事不知何以消日哲宗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願陛下特留聖意哲宗然之巖叟館伴遼賀正旦使耶律寬寬求觀元會儀巖叟曰此非外國所宜知止錄笏記與之寬不敢求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湖北

諸蠻互出擾邊無有寧歲巖叟請專以疆事委荆南唐
義問遂自草檄文喻義問以朝廷方敦尚恩信勿爲徼
倖功賞之意後遂安輯初夏人遣使入貢及爲境上之
議故爲此去彼來牽致勞苦每違期日巖叟請預戒邊
臣夏遣期一不至則勿復應自後不復敢違質孤勝如
二堡漢趙充國留屯之所自元祐講和在蘭州界內夏
以爲形勝膏腴之地力爭之二堡若失則蘭州熙河遂
危延帥欲以二堡與夏蘇轍主其議及熙河延安二捷
同報轍奏曰近邊奏稍煩西人意在得二堡今盛夏猶
如此入秋可虞不若早定議意在與之也巖叟曰形勢

之地豈可輕棄不知旣與還不更求否太皇太后曰然
議遂止夏人數萬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厓峴堡
掠居人轉侵涇原及河外鄜府州衆遂至十萬熙帥范
育偵伺夏右廂種落大抵趣河外三疏請乘此進堡若
築龕谷勝如相照定西而東徑隴諾城朝議未一或欲
以七峴經毀之地皆以與夏巖叟力言不可與彼計得
行後患未已因請遣官諭熙帥卽以戶部員外郎穆衍
行視築定遠以據要害其調兵貨費一從便宜不必中
覆定遠遂城皆巖叟之力拜中書舍人勝甫帥太原爲
走馬承受所撼徙穎昌巖叟封還詞頭言進退帥臣理

宜重慎今以小臣一言易之使後人畏憚不自保此風
浸長非委任安邊之福乃止復爲樞密都承旨權知開
封府舊以推判官二人分左右屬共治一事多爲異同
或累日不竟吏疲於咨稟巖叟創立逐官分治之法自
是署爲令都城羣偷所聚謂之大房每區容數十百人
淵藪詭僻不可勝究巖叟令掩捕撤毀隨輕重決之根
株一空供備庫使曹續以產貿萬緡市僧逾年買其半
續盡力不可取一日啓戶則所負皆在焉驚扣其故僧
曰王公今日知府矣初曹氏之隸韓絢與同隸訟事連
其主就逮之曹氏者慈聖后之族也巖叟言部曲相訟
不當論其主今不惟長告訐之風且傷孝治慈聖仙遊
未遠一旦因廝殺之過使其子孫對吏殆聖情有所不
忍詔竄絢而絕其獄巖叟嘗謂天下積欠多名催免不
一公私費擾乞隨等第立多寡爲催法朝廷乃定五年
十科之令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入謝太
皇太后曰知卿才望不次超用巖叟又再拜謝進曰太
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
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少進而西奏哲宗曰陛
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
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上

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進曰或聞有以君子小人
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下也
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內小人
在外則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
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此際不
可不察兩宮深然之上清儲祥宮成太皇太后謂輔臣
曰此與皇帝皆出閣中物營之以成先帝之志巖叟曰
陛下不煩公不勞民真盛德事然願自今以土木爲戒
又以宮成將肆赦巖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平中醴
泉成皆未嘗赦古人有垂死諫君無赦者此可見赦無

益於聖治也哲宗方選后太皇太后曰今得狄諮女年
命似便然爲是庶出過房事須評議巖叟進曰按禮經
問名篇女家荅曰臣女夫婦所生及外民官諱不識今
者狄氏將何辭以進議遂寢哲宗選后既定太皇太后
曰帝得賢后有內助功不是小事巖叟對曰內助雖后
事其正家須在皇帝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
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巖叟退取歷代后事可
爲法者類爲中宮懿範上之宰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
言求避位巖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緝熙聖治摯與
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之意重惜腹心之人無輕其

去就兩宮然之後摯竟爲御史鄭雍所擊嚴叟連上疏
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爲黨罷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
言者猶未厭太皇太后曰嚴叟有大功今日之命出不
獲已耳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
紹聖初追貶雷州別駕司馬光以其進諫無隱稱之曰
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
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爲文語省理該深得制誥體有
易詩春秋傳行于世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進士甲科調兗州推官韓琦上其
文召試秘閣校理知大常禮院英宗之喪論宗室不當
嫁娶與時相忤通判峽州知池州復還大常禮院歷開
封府判官熙寧元豐間更制變令士大夫多違已以求
合雍獨靜默自守改嘉王岐王府記室參軍神宗末年
二王旣長猶居禁中雍獻四箴規戒且諷使求出外邸
凡在邸七年用久次以轉運使秩留宣仁后知其賢及
臨政擢爲起居郎進中書舍人鄧潤甫除翰林承旨雍
當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章攻之換爲侍讀學士雍
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甫之過薄不當革前命以爲
姦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
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人言

是賞罰之柄不得已而行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潤甫
仍爲承旨周種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雍言安石持
國政不能上副屬任非先帝神明遠而弗用則其所敗
壞可勝言哉今種以小臣輒肆橫議願正其罪從之使
契丹還徙右諫議大夫言朝廷重內輕外選用牧伯罕
輟從班以閥閱輕淺者充員不復爲來日慮須自今稍
積資望以漸試之吳中大饑方議振恤以民習欺誕救
本部料檢家至戶到雍言此令一布吏專料民而不救
災民皆死於飢今富有四海柰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
屋之死乎哲宗悟追止之侍御史賈易沽激自喜中丞

趙彥若懦不自立雍并論之遂罷易左轉彥若以雍爲
中丞雍辭中丞以臣言去而身承其乏非所以厚風俗
也不許時二府禁錫加嚴雍歎曰旁招俊又列于庶位
宅百揆職也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
柰何設禁若是且二府皆天子所收容而體貌之者乃
復防閑其私如此乎於是援賈誼廉耻節行之說以諫
詔弛其禁刑部讞囚宰執論殺之有司以爲可生不奉
耳若遽以爲罪臣恐鄰於嗜殺今使有司欲殺而朝廷
生之猶恐仁恩德意不白於天下而死反是者哉哲宗

嘉納囚遂得生初邢恕以書抵宰相劉摯摯答曰有自
愛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司茹東濟錄書示雍與殿中侍
御史楊畏雍畏釋其語曰俟休復者俟他日太后復辟
也遂並以此事論摯威福自恣乞罷之以收主柄又論
王巖叟朱光庭梁燾等三十人皆爲摯黨以閉其援及
摯出知鄆州光庭方爲給事中繳還摯麻詞巖叟燾力
救之哲宗以先入之言不納雍之攻擊人以爲附左相
呂大防也又有請暴摯陰事者雍曰吾爲國擊宰相非
仇摯也彼之陰事何有於國哉置不以聞拜尚書右丞
改左丞雍在政地哲宗稱其直上有禮紹聖初治元祐
衆臣雍頓首自列哲宗明其亡他心論使勿去周秩乘
隙抵之謂雍初爲侍從時因徐王私於權臣以進哲宗
怒曰此是何言也使徐王聞之豈能自安黜秩知廣德
軍救銀臺毋受雍辭去奏章東府吏毋聽雍妻子輒出
且令學士錢總善爲留詔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
州徙北京留守初章惇以白帖貶謫元祐臣僚安燾爭
論不已哲宗疑之雍欲爲自安計謂惇曰熙寧初王安
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其案牘懷之以白哲
宗遂其姦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元祐黨奪職知
鄭州數日改成都府元符元年提舉崇福宮歸未至而

卒年六十八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孫永字曼叔世爲趙人徙長社年十歲而孤祖給事中冲列爲子行蔭將作監主簿肄業西學郡試常第一冲戒之曰洛陽英雋所萃汝年少不宜多上人自是不復試冲卒喪除復列爲孫換試御擢進士第調襄城尉宜城令至太常博士御史中丞賈黯薦爲御史以母老不就韓琦讀其詩歎譽之引爲諸王府侍讀神宗爲穎王出新錄歸非子昇宮僚讎定永曰非險薄刻核其書背六經之旨願毋留意王曰廣藏書之數耳非所好也及爲皇太子進舍人卽位擢天章閣待制安撫陝西民景

詢外叛詔捕送其孥勿以赦原永言陛下新御極曠澤流行惡逆者猶得虧除今緣坐者弗宥非所以示信也歷河北陝西都轉運使時邊用不足以解鹽市馬別爲一司外臺不得與永奏曰鹽馬國之大計使主者專其柄旣無以統隸苟爲非法孰從而制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王韶以布衣入幕府建取熙河策永折之曰邊陲方安靜無故騷動恐變生不測會新築劉家堡失利衆請戮偏裨以塞責永曰居敵必爭之地軍孤援絕兵法所謂不得而守者也尤人以自免於我安乎竟用是降天章閣待制知和州以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召

還神宗問青苗助役之法於民便否對曰法誠善然疆民出息輸錢代徭不能無重歛之患若用以資經費非臣所知也時倉法峻密吏受百錢則黥爲卒府史亦如之神宗又問此法既下吏尚爲姦乎對曰強盜罪死犯者猶衆况配頽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雖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無犯也議復肉刑事下永永奏曰刻人肌膚深害仁政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神宗曰事固未決待卿始定耳不果行復學士知瀛州河決于具瀛冀尤甚民租以災免者州縣懼常平法徵催如故永連章論止神宗從之仍命發廩粟以振白溝巡檢趙用以遼人漁界河播引兵北度蕩其族帳遼持此兆釁數暴邊上神宗遣使問故永請正用罪以謝未報遼屯兵連營亘四千里永好諭之曰疆吏冒禁已寘之獄矣今何爲者故意解但求醪糲犒師而旋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呂嘉問言吏欲使都人列肆輸錢以免直下府詢究曹掾以爲便永占書紙尾不暇省既乃行市易抵當法貸民錢而爲之期有不能償而死者神宗頗知之嘉問妄變其名以罔聽神宗慮立法未盡詔永及韓維究實永奏言市筭下逮錐刀爲人患苦御史張琥劾永棄卽異罷爲提舉中太一宮元豐中判軍器監有司病皮

革不給嚴隱匿之科亡賴輩肆情爲許至婦人冠飾亦不免永請聽人以所藏之善者售于官得貨其餘許訟旣息國用亦濟出知太原且行神宗訪以時務永言近者造戎器倍常外間謂將有事於征討兵非輕用之物願軫不戢自焚之戒神宗曰此備豫不虞若四方安平豈有輕用之理卿言是也忻代產鹽苦惡不堪食轉運使必欲理之以盜販闌越之罪罪兵吏永言鹽民食也不可禁兵武備也不可闕願以惡鹽累防兵非計也詔弛其禁入朔將作進端明殿學士病不能朝神宗遣上醫調視六命近侍問安否至虛樞密位以待辭去益力提舉崇福宮踰年起知陳州徙穎昌永裕起陵許汝當運粟數十萬斛於陵下調民牛數萬永請而免哲宗召拜工部尚書太皇太后下詔求言永陳保馬保甲免役三事最敝願一切罷去復脩監牧保伍差徭之法太皇太后皆納之元祐元年遷吏部又屬疾改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大一宮未拜而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賻金帛二十諡曰康簡永外和內勁論議常持平不求詭異事或悖于理雖逼以勢亦不爲屈未嘗以矯亢形于色辭與人交終身無怨仇范純仁蘇頌皆稱之爲國器

論曰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燾王巖叟盡忠事上凡有過舉知無不言雖或從或違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第以新州之舉於是爲過故他日紹聖復以藉口使元祐衆賢皆罹其禍由是再變而爲宣政之姦臣國日危矣鄭雍易其所守肆擊劉摯被及者三十人欲結章惇以取容然而終亦不免小人反覆專務自全竟何益哉孫永之爲人庶得其中焉

宋史卷三百四十二終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

列傳第一百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軍將軍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元絳

許將

鄧潤甫

林希 弟旦

蔣之奇

陸佃

吳居厚

溫益

元絳字厚之其先臨川危氏唐末曾祖仔倡聚衆保鄉里進據信州爲楊氏所敗奔杭州易姓曰元祖德昭仕吳越至丞相遂爲錢塘人絳生而敏悟五歲能作詩九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

列傳

一百

歲謁荆南太守試以三題上諸朝貧不能行長舉進士
以廷試誤賦韻得學究出身再舉登第調江寧推官攝
上元令民有號王豹子者豪占人田畧男女爲僕妾有
欲告者則殺以滅口絳捕寘于法甲與乙被酒相毆擊
甲歸卧夜爲盜斷足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
死絳救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
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廡下詰妻姦
狀卽吐實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衰且與傷者共
席而襦無血汚是以知之安撫使范仲淹表其材知永
新縣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以技勝之計其貲折
取上腴田立券久而整毋始知之訟于縣縣索券爲證
則毋手印存弗受又訟于州于使者擊登聞鼓皆不得
直絳至毋又來訴絳視券呼謂聿曰券年月居印上是
必得周毋他牘尾印而撰僞券續之耳聿駭謝卽日歸
整田知通州海門縣淮民多盜販鹽制置使建言滿二
十斤者皆坐徒絳曰海濱之人恃鹽以爲命非羣販比
也笞而縱之擢江西轉運判官知台州州大水冒城民
廬蕩析絳出庫錢卽其處作室數千區命人自占與期
三歲償費流者皆復業又甃其城因門爲牖以禦湍漲
後人守其法入爲度支判官儂智高叛嶺南宿軍邕州

而歲漕不足絳以直集賢院爲廣東轉運使建瀕江水
若數十以待逋寇繕治十五處樓堞械器皆備軍食有
餘以功遷工部郎中歷兩浙河北轉運使召拜鹽鐵副
使擢天章閣待制知福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徙廣越荆
南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拜三司使參知政事數請老
神宗命其子耆寧校書崇文院慰留之會大學虞蕃訟
博士受賄事連耆寧當下獄絳請上還職祿而容耆寧
卽訊於外從之於是御史至第薄責絳絳一不目辨罷
知亳州入辭帝謂曰朕知卿一歲卽召矣卿意欲陳訴
乎絳謝罪願得穎卽以爲穎州明年加資政殿學士知
青州過都留提舉中太一宮方疾入謁曰臣疾憊子弱
儻一旦不幸死則遺骸不得近先人丘墓帝惻然曰朕
爲卿辦襄雖百子何以加詔毋多拜乘輿行幸勿扈從
又明年以太子少保致仕絳所至有威名而無特操少
儀矩仕已顯猶謂遲晚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
時論鄙之然工於文辭爲流輩推許景靈宮作神御十
一殿夜傳詔草上梁文遲明上之雖在中書而蕃夷書
詔猶多出其手旣得謝帝眷眷命之曰卿可營居京師
朕當資幣金且使者寧仕進絳曰臣有田廬在吳乞歸
鬻之卽築室都城得望屬車之塵幸矣敢冀賜邪旣行

追賚白金千兩敕以蚤還絳至吳踰歲以老病奏恐不能奉詔三年而薨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諡曰章簡許將字冲元福州閩人舉進士第一歐陽脩讀其賦謂曰君辭氣似沂公未可量也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當試館職辭曰起家爲官本代耕爾願以守選餘日讀所未見書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對除集賢校理同知禮院編脩中書條例自太常丞當轉博士超改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內銓皆神宗特命舉朝榮之初選人調擬先南曹次考功綜核無法吏得緣文爲姦選者又不得訴長吏將奏罷南曹闢公舍以待來許者士無留難進知制誥特敕不試而命之契丹以兵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代地歲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曰臣備位侍從朝廷大議不容不知萬一北人言及代州事不有以折之則傷國體遂命將詣樞密院閱文書及至北境居人跨屋棟聚觀曰看南朝狀元及肄射將先破的契丹使蕭禧館客禧果以代州爲問將隨問隨荅禧又曰界渠未定願和好體重吾且往大國分畫矣將曰此事申飭邊臣豈不可何以使爲禧慙不能對歸報神宗善之以將知審官西院直學士院判尚書兵部時河北保甲陝西河東弓箭社閩楚槍

仗手雖有名籍其多少與年月不均以致闕按無法將一切整攝之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爲同進所忌會治太學虞蕃訟釋諸生無罪者蔡確舒亶因陷之逮其父子入御史府踰月得解黜知蘄州明年以龍圖閣待制起知秦州改楊州又改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爲盜者繫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民無一人犯法三國皆空父老歎曰自王沂公後五十六年始再見獄空耳鄆俗士子喜聚肆以謗官政將雖弗禁其俗自息召爲兵部侍郎上疏言兵指於形勢之內最彰而易知隱於權用之表最微而難能此天下之至機也是以治兵有制名雖不同從而橫之方而圓之使萬衆猶一人車馬有數用雖不同合而分之散而歛之取西方猶跬步制器有度工雖不同左而右之近而遠之運衆筭猶掌握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此又條奏八事以爲兵之事有三曰禁兵曰廂兵曰民兵馬之事有三曰養馬曰市馬曰牧馬兵器之事有二曰繕作曰給用及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土之明日訪樞臣不能對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三年再爲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右丞將自以在先朝爲侍從每討熙豐舊章以聞中旨用王文郁姚兪領軍執

政復議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與執政同議復審疏利
一不可用言者論其窺伺主意銜直賣友罷為資政殿
學士知定州移揚州又移大名府會黃河東北二議未
決將曰度今之利謂宜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
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以絕大名諸州之患俟水大至
觀故道足以受之則內黃之口可塞不足以受之則梁
村之口可以止兩不能相奪則各因其自流以待之紹
聖初入為吏部尚書上疏乞依元豐詔定北郊夏至親
祀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為相與蔡卞同肆羅織
貶謫元祐諸臣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人
之墓非盛德事方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
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
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將嘗
議正夏人罪以涇原近夏而地廣謀帥尤難乞用章惇
案果有功崇寧元年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祿大夫
撫定鄴廓州邊臣欲舉師渡河朝議難之將獨謂外國
不可以爽信而兵機有不可失既已戒具願遂從之未
幾捷書至將以復河湟功轉特進凡居政地十年御史
中丞朱諤取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左顧
右視見利則回幡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嘗為丞轄

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元祐之所爲逮至建中尚此冒居則紹聖之所爲已皆非矣強顏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所爲亦隨改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潁昌府移大名加觀文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數告老召爲祐神觀使政和初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文定子份龍圖閣學士

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嘗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別字聖求後皆復之第進士爲上饒尉武昌令舉賢良方正召試不應熙寧中王安石以潤甫爲編脩中書戶房事

神宗覽其文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同鄧綰張琥治鄭俠獄深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王堯臣罪擢御史中丞上疏曰向者陛下登用雋賢更易百度士徂於見聞蔽於俗學競起而萃非之故陛下排斥異論以圖治功然言責之路反爲壅抑非徒抑之又或疑之論卹民力則疑其違道干譽論補法度則疑其同乎流俗論斥人物則疑其訐以爲直故敢言之氣日以折而天下事變有不得盡聞曩變法之初勢自當爾今法度已就緒宜有以來天下論議至於滛辭詖行有挾而發自當屏棄如此則善言不伏而致大治也李

憲措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周尹蔡承禧彭汝礪上書切諫其畧云自唐開元以來用楊思勗魚朝恩程元振吐突承瓘爲將有功則負勢驕恣陵轢公卿無功則挫損國威爲四國笑今陛下使憲將兵功之成否非臣等所能預料然以往事監之其有害必矣陛下仁聖神武駕御豪傑雖憲百輩顧何能爲獨不長念卻慮爲萬世之計乎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後世沿襲故迹視以爲常進用其徒握兵柄則天下之患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不聽又言興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耕墾而司農可之唐之諸陵因此悉覓

變劉昭陵喬木翦伐無遺熙寧著令本禁樵采遇郊祀則敕吏致祭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措克不顧大體願繼創議之人而一切如令從之遷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爲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皇子閣牋記一時制作獨倚潤甫焉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進承旨脩撰神宗實錄以母喪去終制爲吏部尚書梁燾論其草蔡確制妄稱有定策功乃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閱歲復以承旨召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得知蔡州移永興軍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召紹聖

初哲宗親政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拜尚書左丞章惇議重謫呂大防劉摯潤甫不以爲然曰侯見上當力爭無何暴卒年六十八輟視朝二日以嘗掌巧邸牋奏優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安惠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舉進士調涇縣主簿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神宗朝同知太常禮院皇后父喪太常議服淺素希奏禮后爲父降服替今服淺素不經及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辭行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院遷著作佐郎禮部郎中元

豐六年詔脩兩朝寶訓上之元祐初歷秘書少監起居舍人起居郎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僞士論羞薄不足以玷從列以集賢殿脩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亭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行復爲中書舍人脩神宗實錄兼侍讀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希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爲顯承時方

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希皆密豫其議自司馬光呂公著大防劉摯蘇軾轍等數十人之制皆希爲之詞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讀者無不憤歎一日希章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擢同知樞密院始惇疑魯布在樞府間已使希爲貳以相伺察希曰爲布所誘且怨惇不引爲執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亳州移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徽宗立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朝廷以其詞命醜正之罪奪職知楊州徙舒州未幾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學士

諡曰文節第卅

旦第進上熙寧中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權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秉行居臺五月以論李定事罷守故官久之幹當奏院陳繹領門下封駁又撫其前論罷之累年乃簽書淮南判官入爲太常博士工部考功員外郎元祐元年拜殿中侍御史甫莅職卽上疏曰廣言路然後知得失達民情然後知利病竊見去歲五月詔求讜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名雖求諫實欲拒言約束丁寧使不得觀望迎合犯令干譽終之必行黜罰以恐懼之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而復止至於再申論告

方達天聰聞初詔乃蔡確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
二人既去其餘黨常懷醜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
折邪謀遂論呂惠卿鄧綰雖罷揚州猶莅小郡小郡之
民奚罪焉乞投之散地以謝天下又言近彈王中正石
得一等雖已薄責得一所任肘腋小人如翟勅之徒亦
宜編削詔並降支郡營校又論崔台符賈種民舞文深
酷之罪皆逐之出爲淮南轉運副使歷右司郎中秘書
少監太僕卿終河東轉運使子膚坐元符上書陷於黨
籍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以伯父樞密直學士堂蔭
得官擢進士第中春秋三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方
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失書問日報罷英宗覽而善
之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一
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
閉女謁神宗顧之曰斜封墨敕必無有至於近習之戒
孟子所謂觀遠臣以其所主者也之奇對曰陛下之言
及此天下何憂不治初之奇爲歐陽脩所厚制科旣黜
乃詣脩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爲衆所容因
脩妻弟薛良孺得罪怨脩誣脩及婦吳氏事遂劾脩神
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稅仍榜朝堂至州

上表哀謝神宗憐其有母映監宣州酒稅新法行爲福
建轉運判官時諸道免後推行失平之奇約儻庸費隨
筭錢高下均取之民以爲便遷淮東轉運副使歲惡民
流之奇募使脩水利以食流者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
宿之臨渙橫斜三溝尤其大也用工至百萬溉田九千
頃活民八萬四千歷江西河北陝西副使之奇在陝西
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邊
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權江淮荆浙發運副使元豐六年
漕粟至京比常歲溢六百二十萬石錫服三品請鑿龜
山左肘至洪澤爲新河以避淮險自是無覆溺之患詔
增二秩加直龍圖閣升發運使凡六年其所經度皆爲
一司故事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御史韓川孫
升諫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不足當斯選改集賢殿
脩撰知廣州妖人岑深善幻聚黨二千人謀取新興畧
番禺包據嶺表羣不逞借之爲虐其勢張甚之奇遣鈴
轄楊從先致討生擒之加寶文閣待制南海饒寶貨爲
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
盧奐李勉等繪其象建十賢堂以祀冀變其習徙河北
都轉運使知瀛州遼使耶律廸道死所過郡守皆再拜
致祭之奇曰天子方伯柰何爲之屈膝邪奠而不拜入

爲戶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
奇揣其非誠心務守備謹斥候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
人不敢犯塞紹聖中召爲中書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
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
得罪之奇折簡別之責守汝州閏月徙慶州徽宗立復
爲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明年知院事沅州蠻擾邊
之奇請遣將討之以其地爲徽靖二州崇寧元年除觀
文殿學士知杭州以棄河湟事奪職由正議大夫降中
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三年卒年七十四後錄其
嘗陳紹述之言盡復官職之奇爲部使者十二任六典

會府以治辦稱且孜孜以人物爲己任在閩薦處士陳
烈在淮南薦孝子徐積每行部至必造之特以昨歐陽
脩之故爲清議所薄子堦至侍從曾孫芾別有傳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
書躡屨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熙寧三
年應舉入京適安石當國首問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
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爲擾民如青苗是也安石驚曰何
爲乃爾吾與呂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
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
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

石召謂之曰惠卿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於民無不便佃說不行禮部奏名爲舉首方廷試賦遽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條對擢甲科授蔡州推官初置五路學選爲鄆州教授召補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已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安石子雋用事好進者益集其門至崇以師禮佃待之如常同王子韶脩定說文入見神宗問大喪襲衮佃考禮以對神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時同列皆侍從佃獨以光祿丞居其間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加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進講周官神宗稱善始命先一夕進藁同脩起居注元豐定官制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立太常請復太廟牙盤食博士呂希純少卿趙令錄皆以爲當復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用俎豆爲稱景靈宮原廟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爲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是時更先朝法度去安石之黨士多譁變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吏部侍郎以脩撰神宗實錄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爲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進權禮部尚書鄭雍論其穿

鑿附會改龍圖閣行制知潁州佃以歐陽脩守潁有遺
愛爲建祠宇實錄成知直學士又爲韓川朱光庭所議
詔止增秩徙知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句
容人盜嫂害其兄別誣三人同謀旣皆訊服一囚父以
冤訴通判以下皆曰彼怖死耳獄已成不可變佃爲閔
實三人皆得生紹聖初治實錄罪坐落職知秦州改海
州朝論灼其情復集賢殿脩撰移知蔡徽宗卽位召爲
禮部侍郎上疏曰人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
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
許人爲風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靜退爲卑弱相師成風
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
治而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善續
前人者不必因所爲否者廢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
知廢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
知廢之之過也願咨謀人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
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徽宗遂命脩哲宗實錄遷吏部
尚書報聘于遼歸半道聞遼主洪基喪送伴者赴臨而
返誚佃曰國哀如是漢使殊無弔唁之儀何也佃徐應
曰始意君匍匐哭踊而相見卽行弔禮今偃然如常時
尚何所弔伴者不能荅拜尚書右丞將祀南郊有司欲

飾大裘匣度用黃金多佃請易以銀徽宗曰匣必用飾
邪對曰大裘尚質後世加飾焉非禮也徽宗曰然則罷
之可乎數日來豐稷屢言之矣佃因贊曰陛下及此盛
德之舉也徽宗欲親祀北郊大臣以爲盛暑不可徽宗
意甚確朝退皆曰上不以爲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
爲然佃曰元豐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爲
不可耶清臣乃止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事不當罰金
佃曰中丞不可罰罰則不可爲中丞諫官陳瓘上書曾
布怒其尊私史而壓宗廟佃曰瓘上書雖無取不必深
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論多
遜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天下多事須
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
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
愈當以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事改作是使之
騎射也轉左丞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驟請加
鑄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爲徽宗言不宜窮治乃下
詔申諭揭之朝堂讒者用是詆佃曰佃名在黨籍不欲
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
十一追復資政殿學士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
名數之說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於世

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嘉祐進士熙寧初爲武安節
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閒田以均給梅山徭計勞得
大理丞轉補司農屬元豐間提舉河北常平增損役法
五十一條賜銀緋爲京東轉運判官升副使天子方興
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鈎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卽萊蕪
利國二冶官自鑄錢歲得十萬緡詔褒揭其能擢天章
閣待制都轉運使前使者皆以不任職蒙譴居厚與河
北蹇周輔李南公會境上議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
縣凡流無閤閤勲舊徒以言利得幸不數歲至侍從嗜
進之士從風羨美又請以鹽息買絹資河東直發大鐵
錢二十萬貫佐陝西軍興且募民養保馬當時商功利
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爲培克劇盜王冲因民不忍聚
衆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取投諸冶居厚聞知間道
遁去元祐治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黃州章惇用
事起爲江淮發運使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間頗其利
召拜戶部侍郎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爲永泰
陵橋道頓遞使坐積雨留滯罷知和州崇寧初復尹開
封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爲資政殿
學士東太一宮使恩許仍服方圓金毬文帶自是前執
政在京師者視此出爲亳州洪州徙太原道都門留使

佑神觀復還政府遷知樞密院政和三年以武寧軍節度使知洪州卒年七十九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居厚在政地久以周謹自媚無赫顯惡准一時聚斂推爲稱首溫益字禹弼泉州人第進士歷太宗正丞利州路湖南轉運判官工部員外郎紹聖中由諸王府記室出知福州徙潭州鄒浩南還過潭暮投宿村寺益卽遣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而去他逐臣在其境內若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率爲所侵困用事者悅之未及用而徽宗以藩邸恩召爲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瓘指言其過謂不宜列侍從處

經惟不報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猶兼侍讀時執政僞言帝當爲哲宗服兄弟之服曾肇在邇英讀史記舜記因言昔堯舜同出黃帝世數已遠然舜爲堯喪三年者以嘗臣堯故也益意附執政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堯舜非同出遷吏部尚書建中靖國元年拜尚書左丞鄧洵武獻愛莫助之圖帝初付曾布布辭改付益益得藉手以爲宜相蔡京天下之善士一切指爲異論時人惡之布與京爭事帝前辭頗厲益叱曰曾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由是得罪而京遂爲相進益中書侍郎益仕宦從微至著無片善可紀至其狡譎傳合蓋天稟然及

是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益稍不謂然
京知中書舍人鄭居中與益厚使居中自從其所問之
居中以告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
郎顧不許耶今丞相所擬錢餼而下十人皆其姻黨耳
欲不逾其意得乎京聞而頗憚焉踰年卒年六十六子
萬石至尚書

論曰王安石爲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所守
而從之比皆然元絳所准咸有異政亦諂事之陋矣
許將嘗力止發司馬光墓此爲可稱而言者謂其仕於
元祐紹聖以至建中左右視利幟然改圖初無定論鄧

潤甫初掌箋記盛有文名而首贊紹述之謀又表章蔡
確定策之功雖有他長無足觀矣林希草制務醜詆正
人自知墮壞名節擲筆而悔之何晚也第且反其所爲
糾劾巨姦善惡豈相掩哉蔣之奇始慙慙僕議晚撫飛
語擊舉主以自文小人之魁傑者也吳居厚奉行新法
剝下媚上溫益阿附二蔡物議不容陸佃雖受經安石
而不主新法元祐黨人之罪請一施薄罰而已猶差賢
於衆人焉

宋史卷三百四十三終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

列傳第一百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鑾國軍器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董子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孫覺 弟覽

李常

孔文仲 弟武仲

李周

鮮于侁

顧臨

李之純 從弟之儀

王覲 子俊義

馬默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受學瑗之弟子千數別其老成者為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眾皆推服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

列傳

一

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鰥輸之官覺言
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爲除害而
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嘉祐中擇名士編校昭
文書籍覺首預選進館閣校勘神宗卽位直集賢院爲
昌王記室王問終身之戒爲陳諸侯之孝作富貴二箴
擢右正言神宗將大革積弊覺言弊政固不可不革革
而當其悔乃亡神宗稱其知理嘗從容語及知人之難
覺曰堯以知人爲難終享其易蓋知人之要在於知言
人主用臣之道任賢使能而已賢能之分旣殊任使之
方亦異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是功用之士也
可以處外而不可以處內可以責之事而不可責之言
陛下欲興太平之治而所擢數十人者多有口才而無
實行臣恐日浸月長彙征墻進充滿朝廷之上則賢人
日遠其爲患禍尚可以一二言之哉願觀詩書之所任
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邵亢在樞府無所
建明神宗語覺欲出之用陳升之以代覺退卽奏疏如
所言神宗以爲希旨奪官兩級執政曰諫官有出外無
降官之理神宗曰但降官自不能住覺連章丐去云去
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
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復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寧二年

詔知諫院同脩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善驟
引用之將援以爲助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覺對曰
惠卿卽辯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於
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王
呂果交惡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
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奏條其妄曰成
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
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
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載
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
絕將補耕助歛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
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予并賒
貸之法而舉之儻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
邪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今
老臣踈外而不見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正而
不行諫官請罪而求去臣誠恐姦邪之人結黨連伍乘
衆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鈞直干譽非國家之福也安石
覽之怒覺適以事詣中書安石以語動之曰不意學士
亦如此始有逐覺意會曾公亮言畿縣散常平錢有追
呼抑配之擾安石因請遣覺行視虛實覺旣受命復奏

疏辭行且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曉示情願請錢卒無一人至者故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寢罷遂以覺爲反覆出知廣德軍徙湖州松江隄沒水爲民患覺易以石高丈餘長百里隄下化爲良田徙廬州改右司諫以祖母喪求解官下太常議不可詔知潤州覺已持喪矣服除知蘇州徙福州閩俗厚於婚喪其費無藝覺裁爲中法使資裝無得過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數葬埋之費亦率減什伍連徒毫湯徐州徐多盜捕得殺人者五其一僅勝衣疑而訊之曰我耕於野與甲遇疆以挺與我半夜挾我東使候諸門不知其他也問吏法何如曰死覺止誅其首後遂爲例知應天府入爲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哲宗卽位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時諫官御史論事有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論宰相蔡確韓縝進不以德確自訟有功無罪覺隨所言折之確竟去縝白遷覺給事中辭曰間者執政畏人議已則遷官以餌之願與縝俱罷踰月縝去進吏部侍郎領右選在選萬五千員闕纔五之二至有三年不得調者覺請自軍功保甲進者補指使宗室祖免從員外置一日得闕數千改主左選請磨勘歲以百人爲

限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兼侍講
提舉醴泉觀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哲宗遣使存勞賜白
金五百兩卒年六十三覺有德量爲王安石所逐安石
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爲從容累夕迨其死又作文以
誄談者稱之紹聖中以覺爲元祐黨奪職追兩官徽宗
卽位復官職有文集奏議六十卷春秋傳十五卷弟覽
覽字傅師擢第知尉氏縣有屯將遇下虐士卒謀因大
閱殺之以叛覽聞之馳往士猶羣語不顧覽呼諭之曰
將誠無狀然天子何負汝輩乃欲致族滅邪皆感謝去
就列屯將徐至覽命吏趣具奏衆意遂安神宗壯其材
以爲司農主簿舒亶判寺且兼諫院欲引覽自助覽拒
不荅亶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利州湖南常平改
京西轉運判官入爲右司員外郎荆湖開疆命往相其
便覽言沅州所招溪洞百三十宜從本郡隨事要吏勿
建官置戍以爲民困自誠州至融江口可通西廣鹽以
省北道餉餽悉從之使還爲河東河北轉運副使加直
龍圖閣歷知河中應天府江淮發遣使進寶文閣待制
由桂徙廣又改渭州夏人入邊檄夫將苗履禦之履稱
疾移告立按正其罪竄諸房陵轅門靡然者知開封府
至則拜戶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

士知太原夏人據橫山並河爲寨秦晉之路皆塞覽謀復取葭蘆戍阻險不得前夏人數萬屯境上覽下令吾兵少須滿五萬及西夏人聞而濟師覽不爲動相持益久忽令具糗糧嚴兵械曰敵至矣居數日果大入覽奮擊敗之遂城葭蘆而還策勲加樞密直學士覽雖立邊功議論多觸執政屢遭絀劾歷知河南永興徙成都辭不行降爲寶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南康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調江州判官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爲秘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歛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常得黠盜刺爲兵使在麾下盡知囊括處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

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爲
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尚書或
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質於司馬光光曰用常主邦計
則人知朝廷不急於征利聚斂少息矣常轉對上七事
曰崇廉耻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賊審疑獄擇儒師脩後
法時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便民者良論
無彼已可久者確今使民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俱出力
則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赦恩
獨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息過其數亦勿取拜
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論取士請分詩賦
經義爲兩科以盡所長初河決小吳議者欲自孫村口
導還故處及是役興常言京東河北饑困不宜導河詔
罷之諫官劉安世以吳處厚繳蔡確詩爲謗訕因力攻
確常上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并劾常徙
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行次陝暴卒年六
十四有文集奏議六十卷詩傳十卷元祐會計錄三十
卷常長孫覺一歲始與覺齊名俱受知於呂公著其論
議趣舍大畧多同所終官職又同其死先後一夕云
孔文仲字經父臨江新喻人性狷直寡言笑少刻苦問
學號博洽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瞻麗策

論深博文勢似荀卿揚雄白主司擢第一調餘杭尉恬
介自守不事請謁轉運使在杭召與議事事已馳歸不
詣府人問之曰吾於府無事也再轉台州推官熙寧初
翰林學士范鎮以制舉薦對策九千餘言力論王安石
所建理財訓兵之法爲非是未敏求第爲異等安石怒
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浚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
孫永皆力言文仲不當黜五上章不聽范鎮又言文仲
草茅踈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爲聖
明之累亦不聽蘇頌歎曰方朝廷求賢如飢渴有如此
人而不見錄豈其論太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
吳克爲相欲寘之館閣又有忌之者僅得國子直講學
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換爲三班主簿
出通判保德軍時征西夏衆數十萬皆道境上久不解
邊人厭苦文仲陳三不便曰大兵未出而丁夫預集河
東顧夫勞民而損費諸路出兵首尾不相應虞夏商周
之盛未嘗無外侮然懷柔制禦之要不在彼而在此也
元祐初哲宗召爲秘書省校書郎進禮部員外郎有言
皇族唯楊荆二王得稱皇叔餘宜各系其祖若唐人稱
諸王孫之比文仲曰上新卽位宜廣敦睦之義不應疎
間骨肉議遂寢遷起居舍人擢左諫議大夫日食七月

朔上疏脩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宜察此以消厭兆祥論青苗免役首困天下保甲保馬茶鹽之法爲遺螫留蠹改中書舍人三年同知貢舉文仲先有寒疾及是晝夜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詔厚恤其家命弟平仲爲江東轉運判官視其葬初文仲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其官有文集五十卷

武仲字常父幼力學舉進士中甲科調穀城主簿選教授齊州爲國子直講喪二親毀瘠特甚右肱爲不舉元祐初歷秘書省正字校書集賢校理著作郎國子司業嘗論科舉之弊詆王氏學請復詩賦取士又欲罷大義而益以諸經策御試仍用三題進起居郎兼侍講邇英殿除起居舍人數月拜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初罷侍從轉對專責以論思武仲言苟不持之以法則言與不言將各從其意願輪二人次對時議祠北郊久不決武仲建用純陰之月親祠如神州地祇權給事中遷禮部侍郎

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請從臣爲州者杖以下公坐
止劾官屬俟獄成聽大理約法庶幾刑不逮貴近又全
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爲令徙宣州坐元祐黨奪職居池
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之所著詩書論語金華講
義內外制雜文共百餘卷

平仲字義甫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爲秘書
丞集賢校理文仲卒歸葬南康詔以平仲爲江東轉運
判官護葬事提點江淞鑄錢京西刑獄紹聖中言者詆
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先烈削校理知衡州提舉董
必劾其不推行常平法陷失官米之直六十萬置獄潭

州平仲疏言米貯倉五年半陳不堪食若非乘民闕食
隨宜泄之將成棄物矣儻以爲非臣不敢逃罪乃徙韶
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責惠州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復
朝散大夫召爲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永興路刑獄帥
鄜延環慶黨論再起罷主管交州景靈宮卒平仲長史
學工文詞著續世說釋詩戲諸書傳於世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第調長安尉歲饑官爲粥
以食饑者民全集不可禁縣以屬周周設棹柅間老少
男女無一亂者都巡檢趙喻詰盜南山諸尉皆屬焉瑜
悍急多行無禮獨於周不敢肆轉洪洞令民有世絕而

官錄其產者其族晚得遺券周取以還之郡吏各周周
曰利民所以利國也縣之南有澗支流溢入歲賦菑棣
調徒過之周始築新隄民不告病改知雲安縣蠲鹽井
之征且百萬通判施州州介羣獠不習服牛之利爲辟
田數千畝選謫戍知田者市牛使耕軍食賴以足司馬
光將薦爲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司馬公之賢吾固願見
但聞薦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往神宗詔近臣舉
士孫固以周聞神宗召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
政乎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
曰四邊手足爾若疲中國以勤遠畧致百姓窮困聚爲
盜賊懼成腹心之憂神宗領之翌日語固曰李周樸忠
之士也朕且以爲御史執政意其異已請試以事除提
點京西刑獄時方興水利或請醜湍河爲六渠以益鉗
盧陂水度用工八十萬周曰湍河原高委下捍以隄猶
患決溢若又導之必致爲害乃疏言渠成未可必而費
已不貲盍姑鑿其一而試之儻可以足用行之渠卒無
功明年河溢鄧城幾沒始思其議竟以直道罷判西京
國子監慈聖后復土庀職陵下中貴人至者旁午次舍
帟幕競爲華靡周曰臣子執喪不能寢苦枕塊柰何又
從而侈乎訖役山陵使第功載人人自言周獨否哲宗

立召爲職方郎中朝廷議和西夏界以侵地至欲棄蘭州周曰隴右故爲喃氏所有常爲吾藩籬今喃氏破滅若棄之必歸夏人彼以區區河南百年爲勅敵苟益以河湟是盡得吐蕃之地非秦蜀之利也遂不果棄遷太常少卿秘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爲陝西轉運使復入爲太常少卿進權工部侍郎旋以集賢院學士知邠州恩禮如待制徙鳳翔府河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脩撰卒年八十紹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後復舊職周自爲小官沉晦自匿未嘗私謁執政有公事公詣中書白之薛向使三司欲辟爲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歎曰若人未易屈也以是不偶於世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唐劔南節度使叔明裔孫也性莊重力學舉進士爲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旱詔求言侁推災變所由與又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唐介與同鄉里稱其名於上官交章論薦侁盛言左參軍李景陽技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爲賢調繫令攝治婺源姦民汪氏富而狼橫里中因事抵法羣吏羅拜曰汪族敗前令不少今不舍後當詒患侁怒立杖之惡類屏跡通判綿州綿處蜀左吏狃貪成風至課卒伍供薪炭芻豆鬻果蔬多取贏直侁一切弗取

郡守以下效之趙抃使蜀薦於朝未及用從何邲辟簽
書永興軍判官萬年令不任職繫囚累百府使往治數
日空其獄神宗詔求直言侂爲蔡河撥發應詔陳十六
事神宗愛其文詔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侂應選除利州
路轉運判官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
相侂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
是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大息者二其
他逾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王安石
怒毀短之神宗曰侂有文學可用安石曰陛下何以知
之神宗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初助役法行詔諸
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侂爭之
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時諸
路役書皆未就神宗是侂議論司農曾布使頒以爲式
因黜瑜而升侂副使仍兼提舉常平部民不請青苗錢
安石遣吏廉按且詰侂不散之故侂曰青苗之法願取
則與民自不願豈能疆之哉左藏庫使周永懿守利州
貪虐不法前使者畏其兇莫敢問侂捕械于獄流之衡
湘因請更以文臣爲守併易班行領縣事凡居部九年
治所去閭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
軾稱侂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二稅

輸絹綿侁奏聽民以畸零納直其役有李元輔者輒變而多取之父老流涕曰老運使之法何可改蓋侁之姪師中亦居是職故稱老以別之徙京東西路河決澶淵議欲勿塞侁言東州匯澤惟兩澤夏秋雨淫猶溢而害若縱大河注其中民爲魚矣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爲一以侁爲轉運使時王安石呂惠卿當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耻也故凡所薦如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神宗曰廣陵重鎮又不得人今朕自選卿往宜善治之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楊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又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爲舉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吳居厚梃斂虐害竄之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爲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廟配享有欲用王安石吳克者侁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諫議大夫侁見哲宗幼冲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

言制舉誠取士之要國朝尤爲得人王安石用事諱人
詆訾新政遂廢其科今方搜羅俊賢廓通言路宜復六
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許兩省諫官相往來減特奏言
舉人嚴出官之法京東鹽得通商復三路義勇以寬保
甲罷戎瀘保甲以寬民力事多施行在職三月以疾求
去除集賢殿脩撰知陳州詔滿歲進待制居無何卒年
六十九侁刻意經術著詩傳易斷爲范鎮孫甫推許孫
復與論春秋謂今學者不能如之作詩平澹淵粹尤長
於楚辭蘇軾讀九誦謂近屈原来玉自以爲不可及也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舉說書

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熙寧初神宗
以臨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初命都副承旨提舉神宗
謂臨館職改提舉曰館幹且召臨問兵對曰兵以仁義
爲本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
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改同
判武學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請知潁州入爲吏部
郎中秘書少監以直龍圖閣爲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
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
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與李當王古鄧溫伯孫覺胡
宗愈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慷慨中立無所回撓自

處東省封駁論議凜然有古人之風僥倖之流側目畏
憚忽去朝廷衆所嗟惜宜留寘左右以補闕遺別選深
知河事者往使河北諫議大夫梁燾亦言都漕之職在
外豈無其人在朝求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臨至部
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刑兵吏三部
侍郎兼侍讀爲翰林學士紹聖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定
州徙應天河南府中人梁惟簡坐嘗事宣仁太后得罪
過洛轉運使郭茂恂徇時宰意劾臨與之宴集奪職知
歙州又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居位卒年七十二徽宗立
追復之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無棣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爲度支
判官江西轉運副使御史周尹劾廣西提點刑獄許彥
先受邕吏金命之純往究其端乃起於出婢之口之純
以爲蕪俚之言不治彥先得免徙成都路轉運使成都
歲發官米六千石損直與民言者謂惠民損上詔下其
議之純曰蜀郡人恃此爲生百年柰何一旦奪之事遂
已秩滿復留凡數歲始還朝神宗勞之曰遐方不欲數
易大吏使劔外安靖年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汝
知之乎以爲右司郎中轉太僕卿元祐初加直龍圖閣
知滄州召爲戶部侍郎未至改集賢殿脩撰河北都轉

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瀛州俄以直學士知成都府還
爲戶部三遷御史中丞建言朝廷事下六部但隨省吏
視其前後批以制緩急之序是爲胥吏顯處命令也若
大臣不暇省宜令列曹長貳隨其所承當行卽行當止
卽止必稟而後決毋拘於文則吏不得舞權而下情達
矣又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燮理陰陽輔相之
職間者國論稍虧雍睦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
謹董敦逸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轍以名
器私所親皆以監司罷之純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
改工部尚書紹聖中劉拯劾其阿附轍出知單州卒年

七十五從弟之儀

之儀字端叔登第幾三十年乃從蘇軾於定州幕府歷
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
豫言其嘗從蘇軾辟不可以任京官詔勒停徽宗初提
舉河東常平坐爲范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
姑熟久之徙唐州終朝請大夫之儀能爲文尤工尺牘
軾調入乃筆三昧

王覲字明叟泰州如臯人第進士熙寧中爲編修三司
令式刪定官不樂久居職求潤州推官二浙旱郡遣吏
視苗傷承監司風旨不敢多賦稅覲受檄覆按歎曰旱

勢如是民食已絕倒廩贍之俗猶懼不克濟尚可責以賦
邪行數日盡除之監司怒摺摺百出會朝廷遣使振貸
覲請見爲言民間利病使者喜歸薦之除司農寺主簿
轉爲丞司農時爲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覲拜命一日
卽求外韓絳高其節留檢詳三司會計絳出穎昌辟簽
書判官坐在潤公闕免屏居累年起爲太僕丞徙太常
哲宗立呂公著范純仁薦其可大任擢右正言進司諫
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而姦邪
居半使一二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
績張璪朋邪害正章數上上相繼斥去又劾竄呂惠卿

朝論以大姦旣黜慮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止
言者覲言誠出於此恐海內有識之士得以輕議朝廷
舜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
時不聞人情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也蓋人君
之所以御下者黜陟二柄而已陟一善而天下之爲善
者勸黜一惡而天下之爲惡者懼豈以爲惡者懼而朝
廷亦爲之懼哉誠爲陛下惜之覲言雖切然不能止也
夏主新立有輕中國心覲曰小羗窺我厭兵故桀驚若
是然所當憂者不在今秋而在異日所當謹者不在邊
備而在廟謨翁張取予之權必持重而後可洮東擒鬼

章檻至闕下覲曰老羗雖就擒其子統衆如故疆土種
落未減於前安可遽戮以賈怨宜處之洮岷秦雍間以
示含容好生之德離其石交而壞其死黨又言今民力
凋瘵邊費亡極不可不深爲之計於是疏將帥非其人
者請易之茶鹽之害民者請革之至逋債振贍賦歛科
須皆指陳其故差役法復行覲以爲朝廷意在便民而
議者遂謂免役法無一事可用夫法無新舊惟善之從
因采掇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遂論青
苗之害乞盡罷新令而復常平舊法曰聚歛之臣惟知
罔利自媒不顧後害以國家之尊而與民爭錐刀之利
何以示天下又言刑罰世輕世重熙寧大臣謂刑罰不
重則人無所憚今法令已行可以適輕之時願擇質厚
通練之士載加芟正於是置局編彙俾覲預焉大抵皆
用中典元祐教是也神宗復唐制諫官分列兩省至是
大臣議徙之外門而以其直舍爲制敕院名防漏泄實
不欲使與給舍相通覲爭之曰制敕院吏舍也奪諫省
以廣吏舍信胥吏而疑諍臣何示不廣也乃不果徙覲
在言路欲深破朋黨之說朱光庭許蘇軾試館職策問呂
陶辯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說覲言軾之辭不過失
輕重之體爾若悉攷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分黨論

滋熾夫學士命詞失措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深然之置不問尋改右司員外郎未幾拜侍御史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愈出知潤州加直龍圖閣知蘇州州有狡吏善刺守將意以撓權前守用是得譏議覲窮其姦狀寘于法一郡肅然民歌誅其政有吏行水上人在鏡心之語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部侍郎與豐稷偕使遼爲遼人禮重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地膏腴畝千金無闕田以葬覲索侵耕官地表爲墓田江水貫城中爲渠歲久湮塞積苦霖潦而多水災覲疏治復故民德之號王公渠徙河陽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又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卽位還故職知永興軍過闕留爲工部侍郎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覲言建中之名雖取皇極然重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同覲言堯舜禹相授一道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事未必盡同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闢市不征澤梁無禁周公征而禁之不害其爲善繼善述神宗作法于前子孫當守于後至於時異事殊須損益者損益之於理固未爲有失也當國者忿其言遂改爲翰林學士日食四月朔帝下詔責躬覲當制有惟

德弗類未足以當天心之語宰相去之乃力請外以龍
圖閣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主管太平觀遂安置臨江
軍觀清脩簡澹人莫見其喜愠持正論始終再羅譴逐
不少變無疾而卒年六十八經興初追復龍圖閣學士
從子俊義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童貫欲厚聘之
拒不荅林靈素設講席寶錄宮詔兩學選士問道車駕
將臨視推恩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俊義辭焉人曰
此顯仕捷徑也不可失俊義曰使辭不獲命至彼亦不
拜倘見困辱則以死繼之逮至講所去御幄跬步內侍

呼姓名至再俊義但望幄致敬不肯出次呼曹偉偉固
首俊義目之亦不出既罷皆爲之懼俊義處之恬然以
太學上舍選奏名列其下徽宗親程其文擢爲第一及
賜第望見容貌甚偉大說顧侍臣曰此朕所親擢也真
所謂俊義矣自古未有人主自爲主司者宜卽超用蔡
京邀使來見曰一見我左右史可立得俊義不往僅拜
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改太學博士鄆王謁先聖有司
議諸生門迎俊義曰此豈可施於人臣哉禮如見宰相
足矣乃序立敦化堂下及王至猶辭不敢當進吏部員
外郎嘗入對帝問卿知前所以親擢乎蓋主司之意不

一是以天子自提文衡也衛膚敏吳安國今安在具以對卽召爲館職而遷俊義右司員外郎爲王黼所惡以直秘閣知岳州卒年四十七俊義與李祁友善首建正論於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稍知分別善惡邪正兩人力也祁字肅遠亦知名士官不顯

馬默字處厚單州成武人家貧徒步詣徂徠從石介學諸生時以百數一旦出其上旣而將歸介語諸生曰馬君他日必爲名臣宜送之山下登進士第調臨濮尉知須城縣縣爲鄆治所鄆吏犯法不可捕默趨府取一而杖之客次闔府皆驚曹僧守鄆心不善也默亦不爲屈後

守張方平素貴掾屬來前多閉目不與語見默白事忽開目熟視久之盡行其言自是諉以事治平中方平還翰林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無顧方平間遣所親傲之曰言太直得無累舉者乎默謝曰辱知之深不敢爲身謀所以報也時議尊崇濮安懿王臺諫呂誨等力爭以爲不可悉出補外默請還之不報遂上言濮王生育聖躬人誰不知若稱之爲親義無可據名之不正失莫大焉願蔽自宸心明詔寢罷以感召和氣安七廟之神靈是一舉而衆善隨之也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爲本仁宗以官人之權盡委輔相數十年間賢而公者無

幾官之進也不由實績不自實聲但趨權門必得顯仕
今待制以上數倍祖宗之時至謀一帥臣則協於公議
者十無三四庶僚之衆不知幾人一有難事則曰無人
可使豈非不才者在上而賢不肖混淆乎願陛下明目
達聰務旣其實歷試而超升之以幸天下刑部郎中張
師顏提舉諸司庫務繩治不法衆吏懼搖飛語讒去之
默力陳其故以爲惡直醜正實繁有徒今將去積年之
弊以興太平必先官舉其職宜崇獎師顏厲以忠勤則尸
素括囊之徒知所勸矣西京會聖宮將創仁宗神御殿
默言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帝所幸郡國立廟知
禮者非之况先帝未嘗幸洛而創建廟祀實乖典則願
以禮爲之節義爲之制亟止此役以章清靜奉先之意
會地震河東陝西郡默以爲陰盛慮爲邊患宜備之後
數月西夏果來侵神宗卽位以論歐陽脩事通判懷州
上疏陳十事一曰攬威權二曰察姦佞三曰近正人四
曰明功罪五曰息大費六曰備凶年七曰崇儉素八曰
久任使九曰擇守宰十曰禦邊患攬威權則天子勢重
而大臣安矣察姦佞則忠臣用而小人不能幸進矣近
正人則諫諍日聞而聖性開明矣明功罪則朝廷無私
而天下服矣息大費則公私富而軍旅有積矣備凶年

則大恩常施而禍亂不起矣崇儉素則自上化下而民
樸素矣又任使則官不虛授而職事舉矣擇守宰則庶
績有成而民受賜矣禦邊患則四遠畏服而中國疆矣
除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益數則
投諸海若主李慶以二年殺七百人黜責之曰人命至
重恩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卽時死鄉里也汝胡
不以乏糧告而顛殺之如此欲按其罪慶懼自縊死默
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
登州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
公爲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徙知曹州召爲三司鹽鐵
判官以默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出知濟兗二州還
提舉三司帳司爲神宗言用兵形勢及指畫河北山川
道里應對如流神宗喜將用之大臣滋不悅以提點京
東刑獄默性剛嚴疾惡部吏有望風投檄去者金鄉令
以賄著其父方執政詒書曰馬公素剛汝有過將不免
令懼悉取不義之物焚徹之改廣西轉運使會安化等
蠻歲饑內寇默上平蠻方略以爲勝負不在兵而在將
富良宵遁郭達怯懦邕城陷沒蘇緘老謬歸仁鋪覆軍
陳曙先走崑崙關喪師張守節不戰儂智高破亡因狄
青之智勇歐希範之誅滅乃杜杞之方略此足驗矣以

疾求歸知徐州屬城利國監苦吳居厚之虐默皆革之
召爲司農少卿司馬光爲相欲盡修祖宗法問默以復
鄉差衙前法如何默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爲良法豈宜
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其後役人立爲一州一縣法常
平提舉官省歸提刑司頗自默發之除河東轉運使時
議棄葭蘆吳堡二砦默奏控扼險阻敵不可攻棄之不
便由是二砦得不棄移兗州請褒錄石介後詔官其孫
東州荐饑流民大集所振活數萬計入拜衛尉卿權工
部侍郎轉戶部告老以寶文閣待制復知徐州改河北
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因不復塞縱之比流元
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官遂與之合默與同時監司上
議以北流爲便御史郭知章復請從東流於是作東西
馬頭約水復故道爲長堤壅河之比流者勞費甚大明
年復決而比竟不能使之東久之告老提舉鴻慶宮紹
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致仕元符三年復之卒年八
十紹興中以其子純請贈開府儀同三司加贈太保
論曰詩云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王公石之爲相可謂致
天下之爭而君心不寧矣孫覺李常力諍新法寧失故
人之意毅然去之而無悔賢哉孔文仲之策制科以微
官慷慨論事言雖不聽而名徹上聽安石旣斥其人又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終
廢其科何遷怒之甚耶鮮于侁早識安石敗事與呂誨
同見幾先馬默用張方平薦爲御史至於盡言而不諱
方平止之而不聽斯爲不負知己矣李周之耿介顧臨
之用兵李之純王覲再黜而不改其正亦足以見一時
之多賢焉

宋史卷三百四十四終

